

徐特立“逃跑”过寿

195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80大寿,寿日前一个月,朱德提出要为徐特立庆80大寿,徐特立坚决不同意。朱老总坚持一定要做。徐特立没了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在寿辰的前两天偕夫人和儿媳徐乾乘火车,离开北京到了湖南长沙。

长沙是他的学生最集中的地方,得知恩师到来,他的学生们纷纷前来探望,一时间挤满了一屋子人。除了和徐特立亲切交谈之外,还有人在窃窃私语商量什么。其中一位口快地提出:“我们明天给您祝寿!”徐特立婉言谢绝了,说:“去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中央正大力提倡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我们怎可为了个人的生日,浪费人民的财物呢?”并说自己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在场的人都说他们记得清清楚楚,莫想瞒过。

徐特立后悔莫及——躲寿不该躲到长沙来。于是赶紧买票,连夜上了去桂林的火车。途中他的儿媳徐乾到餐车上想给徐特立做一碗长寿面,算是祝寿。乘务人员得知后,很快就做了一桌简单的饭菜以示祝贺。徐特立从北京“逃”到长沙,最后在火车上过了一个“逃跑”的80大寿,给人们留下了美谈。

据《文史博览·文史》

苏轼讥讽程颐

元祐元年,丞相司马光去世,葬礼那天正赶上朝廷百官参加大庙大典。大典完毕,苏轼跟同事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却让程颐拦在灵堂外了。

程颐是葬礼的大张罗,指着苏轼说,子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你们这帮人刚刚在大庙大典上听了曲,就不能哭了!

苏轼马上反驳,“论语上并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没理程颐径直进了灵堂。

进去后,司马光的儿子却没来接受客人的吊祭。原来这程颐说真正的孝子应该悲痛得无法见人,要哭晕瘫倒才对。

苏轼一听,嘲笑程颐:“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你程颐迂腐死板,整个儿一个假学究!此句一出,弄得程颐脸红脖子粗。

据《中国青年报》

傅抱石的“磨墨妇”罗时慧

1930年的春节,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官宦之家的罗时慧与她的老师傅抱石在南昌举行了婚礼。这一年,罗时慧19岁,傅抱石26岁。傅抱石后来与齐白石并称为“南北二石”,他独创的散峰笔法被绘画界称之为“抱石法”。而当他作画时,罗时慧就为他铺纸磨墨,清理画具。傅抱石常夸妻子功劳大,她则笑称自己为“磨墨妇”。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来到南昌,傅抱石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次日,徐悲鸿回拜,当场画了一幅《鹅嬉图》相赠,罗时慧便铺纸磨墨临摹了一幅,兴犹未尽,还在青草地上添加了一只大鹅蛋。

翌日清晨,有记者来到家中,罗时慧把自己临的画拿了出来,一位记者顿时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真

给慈禧送礼的学问

送礼也是一门学问,学问还挺大,学问体现在里面的讲究比较多。所以,西周的时候,干脆把送礼程式化了,什么人,什么事,送什么礼,制度上有规定,按着走就可以。礼崩乐坏之后,这点事儿就又麻烦了。

喜热闹,爱收礼,是西太后的个性。臣子知道这个,投其所好,礼物送得勤。1894年,赶上老佛爷六十大寿,大热闹,大收礼,下面的人,好一阵儿忙活。送礼归送礼,但送得对不对头,得请教专家。那时候的专家,就是大太监。

有个地方大员,从海外订制了一架纯金打造的自鸣钟,报时之时,一个小金人就会举着刻有“万寿无疆”的牌子,从下面升上来。大太监一看,说是不好,你这玩意儿,万一卡了壳,只升到“万寿无”这儿,就不动弹了,太后见了,你的命还要不要?大员慌了,急忙问求对策。太监说,这事就交给我了,



保你没事。当然,一大笔银子的孝敬,是少不了的。大太监得了钱,找人把那块牌子卸下来,改刻成“寿寿寿寿”四个字,再装回去,完事大吉,卡到哪儿,都没有事儿。

专家也不限于太监。福建的仙游县,是福建最富庶的地方,谁做了仙游知县,都肥得流油。西太后六十大寿,正赶上要征收钱粮之际,闽浙总督派仙游县知县,前去北京送礼。这一去,连带来去几个月,本季的粮钱征收,就得让别人代替。这样的事儿,只要别人替办,那里面的油水,你一分也得不到。那年

月,知县的额外收入,全指着钱粮征收。能坐上仙游县正堂的位置,当初打点上司,花的银子不少,折损了一季,非同小可。所以,听到这个消息,仙游县知县愁得不行。这时,师爷里有个人,站出来,我家有几位先人去世,至今未葬,急等钱用。如果大爷能借我五百两银子,我有办法让总督大人免了大爷的差事。知县没有不答应的道理,毕竟,一季的收益,要大大超过五百两银子。

果然,师爷的信一去,这边知县大老爷的差事免了,改派了永福县知县。原来,师爷的信中写到,太后万寿的好日子,咱们这边送礼者为仙游县令,而仙游这个名字不佳。总督忽然一下明白了,仙游,在民间,可以解释为驾鹤西游,意思是死了。派这个知县去送礼,万一太后见了犯忌讳,非同小可。改派永福县,怎么都是大吉大利。

据《今晚报》

“五日京兆”张敞挟私杀下属

公元前54年底,光禄勋杨惲受谗被诛后,在朝亲友统统受到株连而被罢免。张敞为杨惲好友,自然也在弹劾之列。

宣帝惜其才能,所以扣留了所奏事,不想罢免他。这时张敞派他属下的贼捕掾(主捕贼的小官吏)絮舜去查一个案件。絮舜以为张敞即将被免职了,不肯再为他效力,竟私自回到家中呆着。有人批评絮舜不该如此,絮舜不以为然地说:“我为此公尽力够多了,现在他不过是个五日京兆,还想办什么案子?”

张敞听到这些话,怒从中起,立即将絮舜抓捕入狱,定了他的死罪。临刑前,张敞派主簿拿着他的命令对絮舜说:“五日京兆怎么样?现在冬日已尽,还想再活下去吗?”说完,即令斩首。没过几天,宣帝派出使者巡行天下,举冤狱,絮舜的家人用车拉着絮舜的尸体,向使者鸣冤。使者即奏张敞滥杀无辜。

宣帝查明原委,认为这算不

了什么大事,想叫张敞设法逃脱。于是先宣布了以前关于他同杨惲有株连,不宜再居其位的奏状,将他削职为民。受到这样的处分,张敞也明白了宣帝的用意,便缴还印绶,匆匆而去。

谁料到,张敞离任才几个月,京师又开始大乱,冀州也出现了大盗,当地官员束手无策。汉宣帝开始思念张敞了,还是这个人办事干练啊,派出使者前往征召张敞。

当使者抵达张敞家时,他的妻子儿女都哭泣不止,以为张敞此次必死无疑。张敞笑道:

“我逃跑为民,要抓我的话,应该是那里的使者;现在是天子使者,看来皇帝要起用我了。”

到了朝堂后,张敞上书向汉宣帝陈述道:“絮舜是我平素重用的人,他以为我即将倒台,居然不听命令,如此忘恩负义、态度恶劣,我这才杀了他。对于此事,我虽死无恨。”

汉宣帝想想,觉得张敞做得也没错,于是将他任命为冀州刺史。张敞到任后,依然雷厉风行,很快捕获大盗,将冀州治理得井井有条。

据沉香艺文志

文人相重的佳话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好像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不过,文人并非都是相轻,相重的也不少。”

贺知章《金龟换酒》

唐代的贺知章读了李白的《蜀道难》等诗稿后,禁不住连连赞叹李白是个“谪仙”。他一方面向唐玄宗推荐,一方面解下金龟换酒,招待这个酒量能与自己媲美的“谪仙”。

那时的贺知章不仅比李白大42岁,还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宫廷诗人;而

李白初出茅庐,尚未受人赏识和推荐。无论身份还是名气,贺知章都远远超过李白不知多少倍。可贺知章却给了这位后起之秀异乎寻常的赞誉。倘若李白日后平庸无为,这段千古逸闻也就早已随风飘散,无人提及。绝妙之处恰恰在于,李白以他一生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名副其实。

欧阳修《苏轼“避路”》

据史书记载,当年欧阳修读过“殿试生”苏轼的考卷之后,曾毫不掩饰地给好友梅尧臣写信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积极为苏轼以及同样有大才的苏辙铺

曾巩《荐王安石》

值得一提的还有曾巩。他成名早于王安石,却认为王安石才华更高,便主动写信向欧阳修推荐:“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他请欧阳修帮王安石一把。欧阳

路,使兄弟二人顺利通过了宋仁宗的“御试”,并在宋仁宗心目中成了将来可以辅佐子孙的两个宰相。

后来,苏轼果然后来居上,超过了欧阳修。但赞叹“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的欧阳修也没有被人遗忘,而是与苏轼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修当然也看出了王安石的潜力,遂撰文推荐:“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

由此可见,中国文坛不光有着早就被曹丕点破的“文人相轻”的恶习,也有着文人相重的佳话。据《海南日报》

西南联大的教授们

金岳霖的情书

金岳霖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信里也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随笔,字也很秀气。

誓不剃须的闻一多

闻一多去云南时,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闻一多参加步行,万里长征,他把胡子留了起来,声音:抗战不胜,誓不剃须。

在西南联大时,闻一多开过三门课:楚辞、唐诗、古代神话。电影《不问西东》中教授学生的,正是楚辞,《九章》里的句子“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胜之震怒。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意为上天不善待地下生灵,为什么要用战争来惩罚人们的罪过,百姓分离散开彼此失去联系,正在仲春播种季却不得不向东迁移。

一直没在合影里的袁复礼

西迁昆明时,袁复礼当时已45岁,是这支队伍中的长者之一。他和学生们一起,每天步行30多公里,行程1663公里,步行了68天。他为此感叹:“年近五十(岁),步行三千(里)。”

袁复礼是地质学的专家,长途步行中,常手持地质锤,腰系罗盘,不时敲打着岩石露头,有时还在小本上记录和画图。一路上,他带着学生采集标本、化石,一路观察记录,路过贵州侗乡时,还参观了一个汞矿,了解矿工们如何用土法炼出朱砂。沿途中,他还拍摄了不少照片,闻一多、李继侗、黄子坚等老师都在合影上,只没有他,因为都是他拍的。

梅贻琦夫人卖点心

西南联大时期,不少教授家里都清苦,比如朱自清家孩子多,他天冷了只有披蓑衣。梅贻琦虽然是校长,家里五个子女都在读书,也是艰苦。夫人韩咏华没有工作,为了给他减轻负担,就和赵瑞云、袁复礼、潘光旦的夫人合作,做了一种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卖,米糕表面,还用红糖浆写上“定胜糕”的名字,取抗战一定胜利的头头。

马约翰和学生一起跑操

即便是冬天,马约翰也要学生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一起做体操、打球。学生回忆他上课,一直用英文强调:You young boys, Should exercise, exercise!有次,他骑自行车时,一位年轻人骑车超过了他,还讥笑他。他拼命追上了,却得了感冒,还不幸转成了肺炎,后来才治好。

汪曾祺说他面色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鬃发。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 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他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

据《华西都市报》



傅抱石与罗时慧